



中国第一部儿童曲艺小说

超女 进行时

张玉贞::著

CHAONU JINXING SHI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第一部儿童曲艺小说



女生地带.com

NUSHENGDIDAI.COM

超女 进行时

张玉贞 著

CHAONU JINXINGSH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女进行时/张玉贞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女生地带 .com)

ISBN 978 - 7 - 02 - 006190 - 7

I. 超… II. 张…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7854 号

责任编辑:王永洪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董文权

超女进行时

Chao Nü Jin Xing Shi

张玉贞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2 千字 开本 68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6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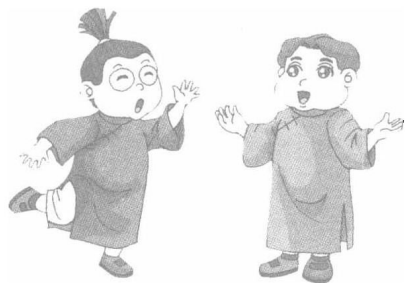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02 - 006190 - 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次



张二胡的鬼把戏	1
一出小品的魅力	11
“老太后”出山	23
“铁蒺藜”发飙	40
小导演的荣誉	48
盛晴奶奶病了	60
水蜜桃的苦恼	79
幼儿园里也有戏	96
笑爆肚皮没商量	110
意外连连庆六一	125

比着样子照着影儿	141
为了同一个目标	158
挑战擂台赛	180
梅子的选择	195
胆战心惊擂台赛	207
心中有个教师节	213
一封匿名信	225
羊屎蛋儿风波	232

张二胡的鬼把戏

正面墙上挂着“丽果器乐店小品曲艺培训班”的大红条幅，尤其端端正正地坐在小木头椅子上，看看屋子里的摆设，说什么也不相信自己是坐在小品曲艺培训班的教室里。

这教室也太简陋了：大红条幅下面挂了一块长方形的木制小黑板，小黑板前方摆了一张褪了漆的长条桌，桌子往西依次摆放了四排幼儿园小朋友坐的绿色小木头椅子。

不过四排小椅子上已经坐满了十岁左右的小学生，大家各自把书包放到膝盖上，再把笔记本放在上面，认认真真地准备做记录。

尤其用拐肘捅捅身边的何吁咄：“怎么教室里连课桌都没有啊？”

何吁咄把嘴巴贴到尤其耳朵上说：“学表演不能老坐着，得做动作呀，到时候把椅子往四周一拉，屋子里空间就大了，那样做动作方便！”

尤其笑着向何吁咄伸出大拇指：“嘿！还是你聪明！”

说实在的，尤其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何吁咄。要不是这铁“哥们”，她哪能来参加这培训班？

尤其把舞台艺术看得很“神圣”。她是班里最狂热的追星族。只要有演出，不管是“星”演的“腕儿”演的，还是凑班子业余剧团演的，哪一场也落不下她。

一看到别人在台上表演，尤其心里就痒得难受。特别是同班同学在台上表演，更是让她羡慕得要命，甚至都嫉妒起来了：为什么老天爷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不给自己多一些艺术细胞？她做梦都盼着自己有一天



登上舞台为大家表演。有一次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台上演小品，激动得泪珠子扑扑啦啦往下掉，醒来一看是个梦，心里真是好沮丧。

丽果器乐店要利用星期天举办小品曲艺培训班，而且要请市里的专家来授课。这消息使尤其高兴得几乎蹦起来。虽然同学们都喜欢看小品曲艺节目，可是因为学校里的音乐老师没有小品曲艺方面的特长，所以小品曲艺在学校还是个冷门。尤其想搞个突破，她想做个小品曲艺表演的尖子。虽然她不知道曲艺是什么，但是她知道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播放的节目有快书、相声、数来宝；有对口快板、群口快板、天津快板、舞蹈快板；有小品、双簧、琴书和大鼓……哎呀，如果培训结束了，自己能上台表演一个单人小品，能拿着竹板“呱嗒呱嗒”一打，说上一段数来宝；能拿着一副鸳鸯板来段山东快书……天哪！那真是绝了！

尤其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

尤其回家和妈妈说，丽果器乐店要举办小品曲艺培训班，而且要请市里的专家来授课。可是妈妈把嘴一撇，当头给了她一瓢冷水：“咳呀，那是骗人的！”

尤其不服：“你怎么知道人家是骗人的？”

妈妈说：“他办了个器乐培训班，也说是请市里的专家来讲课，到后来就那老板自己锯拉几下二胡糊弄人，这谁不知道？人家都给他起外号了，叫他‘张二胡’。这次，‘张二胡’肯定又是骗人！”

“那不一定！”尤其根本不相信，她哀求妈妈，“妈，给我报个名吧！”

“不行！”尤其妈回答得很干脆，“咱家本来就不宽裕，再去受他的骗花那个冤枉钱呀？再说，吃艺术饭儿的得漂亮，你那模样不行！不要想三想四的，给我好好学习就行了！”

尤其鼻头一酸，泪珠骨碌骨碌打着滚儿往下掉。

她怎么能不难受？那是她盼望了多久的一天呀，她怎么舍得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难道长得丑就不能当演员吗？再说，我长得丑是谁的错呀？是谁把我生得这么丑的？你为什么不把我生得像梅子那么漂亮呀？

尤其心里又气又急，整整一个下午，她的脸上就没开晴。老师讲的什么，她一个字儿都没听清。后天就是星期天了，星期天培训班就要开班了，眼睁睁地这个好机会就要错过了，尤其心里又烦又燥又气又恨，说不出有多难受。

放学了，尤其无精打采地把书包往肩上一挂，耷拉着脑袋走出教室。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等着何吁亩一起走。

可是，她一下午蔫头耷脑的，哪能逃过“铁哥儿们”何吁亩的眼睛？要不是怕她哭鼻子，何吁亩早忍不住追问原因了。可是，何吁亩知道尤其的老毛病，有不高兴的事儿最怕别人问，别人一问就掉“瓜子儿”，就哭个没完。所以，何吁亩一下午都没敢问她。

现在放学了，何吁亩不怕尤其哭了，就是哭也误不了课了。

何吁亩一对漂亮的丹凤眼盯着尤其：“嘻嘻！怎么了？像是谁欠了你两吊钱？”

尤其一听“钱”字，眼泪“出溜”就下来了。

“哎呀，你到底为什么呀？”何吁亩急了。

“我……我想参加丽果器乐店的培训班，可是我妈不让去……”尤其说着眼泪又扑簌扑簌地往下掉。

何吁亩奇怪地：“咦？你喜欢曲艺表演啊？我怎么不知道？”

尤其抹一把泪水，红着脸说：“我天天盼着自己能上台演出，可是，怕人家笑话我……我想找个培训班偷偷学习学习，免得别人看不起我……”

何吁亩笑着捅她一拳：“小样儿！对我这‘铁哥儿们’也保密呀？”

尤其丧气地：“保密不保密都一样，反正我妈不让去。”

何吁亩把头一歪：“如果真是市里的专家来授课，我也想去学习学习。”

尤其的眼睛亮起来：“真的？”



“真的！咱俩一起去。”

尤其的眼睛又黯淡下来：“可是……我没钱呀。”

“多少钱？”

“……四个星期天，一百二十元。”

“嘻嘻！”看着尤其愁眉苦脸的样子，何叫咄笑嘻嘻地拍拍口袋，“我这儿有啊！”

尤其睁大了眼睛：“真的？”

何叫咄掏出口袋里的一百二十元钱：“你这家伙真有福气，我这儿刚好攒了一百二十元的私房钱，今天就奉献给你了！”说着，把钱塞到尤其的手里。

哇！这真是天降洪福啊！尤其拿着钱激动地：“不，我暂时借你的用用！等我学会了一个小品，或是一段快板，我妈心里一定高兴。她一高兴了就会给我钱的，那时候我再还给你！”

何叫咄说：“好吧。”

“快走啊，报名去！”尤其一刻也等不得了，拉着何叫咄就走。何叫咄回到家里向妈妈要了培训费，两个人一起去丽果器乐店报名。

丽果器乐店的门头上，聚集了一群来报名的大人和孩子。大人们都是领着孩子来报名的。现在家长盼子成龙，望女成凤，有好机会都不想给孩子错过。丽果器乐店请市里的专家来授课，而且是难得少见的小品曲艺培训班，来报名的真不少。尤其和何叫咄等了好半天才把钱交上了。

尤其想：培训结束后，我要先在班里露一手，让大家看看，然后再代表班级参加全校艺术节的比赛……要像梅子那样化好妆走上台去，落落大方，光彩照人……

教室门吱扭儿一声推开了。正在瞎想的尤其一看，进来的是老板娘和一个半老头儿。老板娘叫铁吉莉，交培训费时就是她给开的收据，上面有她的签名。她大概得了肥胖症，肚子挺得老高，身子就像半堵矮墙，又像半截油桶。她脸上的肉都是横着长的，说话就像是高音喇叭。那半



老头儿让尤其见了就想笑：刀条脸上两道眉毛倒吊着，两只眼睛像是被刀片割的两道小细缝。两只小眯缝眼儿深深地陷进眼眶里。尤其想，要是下雨，他的眼睛里一定不会进水，因为有他的眼眶子给它遮风挡雨呢！她猜想，这可能就是妈妈说的那个能锯拉几下二胡的器乐店老板“张二胡”。

半老头儿走到桌子前面，清了清嗓门说：“大哏跺好了！跺好了！”

“啊？他说的是哪国语言呀？”同学们惊叫着面面相觑。

尤其听过这种语言。这在尤其的乡下老家叫“咬舌子”，就是吐词不清，像短了半截舌头的那种。半老头儿的意思是“大家坐好了”，可是“家”和“坐”他说不清楚，把“家”说成“哏”，把“坐”说成“跺”了。

尤其觉得好笑，心想幸亏上课的不是他，要是他给上培训课可就糟糕了。

没想到怕什么来什么。铁吉莉点完名就说：“同学们来培训班时间都很宝贵，咱就不举行什么仪式了，由张老师抓紧时间给你们上课。”

铁吉莉边说“张老师”边指了一下半老头儿。尤其差点叫起来：老天爷，是他给上课？！

半老头儿哪知道尤其心里想的什么？照说不误：“疼索们，因为寺里的纂哏丧北增开会促了，散在，我给大哏丧课。”尤其听明白了，半老头儿的意思是“同学们，因为市里的专家上北京开会去了，现在我给大家上课”。因为他说话像短了半截舌头，所以说出来的音全都变了。

“我造（叫）姜（张）二虎。”半老头儿拿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了“张二虎”三个字，笑眯眯地说，“疼索（同学）们造（叫）我姜（张）老师奏（就）行。”

真是张二胡！

尤其的脑袋一下子涨成了磨盘大：真让妈说对了，他是骗人的！

张二胡把他自编的数来宝《赶集》的一段写到了黑板上：

他坐了一会儿继续走，

到了大集四处瞅。



菠菜韭菜和大葱，
嫩嫩的萝卜戴红缨。

“我三（先）四（示）范一遍，疼索（同学）们听着，啊？”张二胡清了清喉咙，“他踩（坐）了一会儿自（继）续抖（走），到了大紫（集）四处瞅，菠太（菜）韭太（菜）和大薅（葱），嫩嫩的萝卜戴横（红）缨。”张二胡把“走”读成“抖”，“坐”读成“踩”，“菜”读成“太”，“葱”读成“薅”，乱成了一团。

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手捂着嘴吃吃地笑。

尤其小声对何吁亩说：“他叫张二胡，这是张二胡普通话！”

何吁亩本来皱着眉头，一听这话，嘿嘿地笑出声来。

张二胡把脸一沉：“笑什么？我滋（知）道这‘踩’不应该念‘踩’，‘抖’不应该念‘抖’，‘菠太韭太和大薅’不应该念‘菠太韭太和大薅’，你们都不能按照我的念法念，要按照你们在索（学）校里索（学）的念法念，听赞（见）了吗？”

小同学们憋住笑，咧着嗓子喊：“听——见——了——！”

张二胡说：“好！大喱（家）跟我念：他踩（坐）了一会儿自（继）续抖（走）。念！”

同学们故意拉长了声音：“他踩了一会儿自续抖！”

“停！”张二胡的脸一下子拉成两丈长，“我不四（是）索（说）了吗？我念‘踩’你们不能念‘踩’，我念‘抖’你们不能念‘抖’！这个‘踩’字应该念什么？”

同学们喊：“坐——”

张二胡问：“这‘抖’应该念什么？”

同学们喊“走——”

“对了！”张二胡笑得眼睛都没有了，“散（现）在都踩（坐）好了。你们要听我的语气，按照我读的语气发声！”

张二胡摇头晃脑地念起来：“他踩（坐）了一会儿自（继）续抖（走）。 ”

同学们拉长了声音念：“他踩了一会儿自续抖！”



张二胡把桌子一拍：“懂（怎）么回事儿？我不四（是）索（说）了？我念‘蹶’你们不能念‘蹶’，我念‘抖’你们不能念‘抖’吗？！”

尤其实实在忍不住了，呼一下站起来说：“张老师，您念一个正确字音给我们听听不行吗？要不，我们怎么跟您学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同学们看着张二胡，就像是被保龄球砸过的瓶子，笑得七倒八歪。

张二胡咧开嗓门叫：“你捣什么乱？”

尤其涨红了脸：“我们是交了学费来听专家讲课的，现在怎么是你来给我们上课呢？就你这样吐字不清，不把大家都教坏了？”

尤其一嚷嚷，同学们都跟着喊起来：

“是啊，市里的专家怎么不来呀？”

“让我们来学习吐字不清的本领呀？”

张二胡把桌子狠狠一拍喊：“都蹶（坐）好了！你们嗓（想）干什么？嗯？人哏纂哏（人家专家）来不了啦，这课奏（就）不上了吗？急（再）说，我抖（走）过南闯过北，演过四（戏）吊过嗓儿的，奏（就）遭（教）不了你们这些小毛孩子啦？”

张二胡嘴上挺硬气，心里却知道这是骗小孩子的把戏。他根本就没有请什么专家，哪里会有专家来讲课？他是听了铁吉莉的话，蒙过一批就赚上一笔钱。他觉得自己演了几年庄户戏，也能踢个三拳两脚，没想到办班头一天就起了风波。

何吅站起来说：“没有专家讲课，我们不学了！”

尤其也说：“对，我们不学了！把学费还给我们！”

张二胡气得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鼓得老粗，小眯缝眼也瞪起来了，嗷嗷大叫：“嗓（想）退蚕（钱）？没门儿！不嗓（想）上就抖（走）！抖（走）！！”

张二胡嗓门儿确实大，几嗓子就把老板娘铁吉莉给吼出来了。铁吉莉几步蹿进门来喊道：“怎么了这是？嚎什么葬？”

张二胡浑身颤抖着，指着尤其和何吅：“她们两个待（在）捣乱！”



嗓（想）退款抖（走）人！”

铁吉莉俩眼一下子竖起来了：“不学拉倒！退款没门儿！那广告上写着不退款，你们长着眼喘气儿的？”

尤其说：“你们广告上说是请市里的专家来授课，为什么没有专家来呢？”

铁吉莉把腰一掐：“我们家张老板就是专家！他在业余剧团当过主演，演了好几年三花脸儿，就教不了你们这些小奶孩儿了？”

尤其气得两只眼睛冒火，把书包往肩上一抡，对何吁咄喊：“我们走！”

何吁咄早把书包搭肩上了，尤其一说“走”，两个人一阵风似的冲出门去。

铁吉莉大喊：“走了就不要回来！”

一口气冲出丽果器乐店，冲过十字路口，尤其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扑簌地往下滚。

何吁咄劝慰着：“尤其，不要生气了，就当咱们的钱……就当咱们的钱丢了，好吗？”

尤其抽抽嗒嗒地：“……可是……我妈说他是骗人的，我不相信，还借了你的钱……我妈知道了，还不得打死我呀？”

何吁咄鼻头一酸，眼圈儿也红了。这个骗人的培训班，每天的培训费三十元，四个星期天就一百二十元，谁能想到是这个结果？她给尤其的一百二十元钱，是她攒了两个月的零花钱呀！她能不心疼吗？

两个人正头对头地伤心，忽然一个铜铃般的声音在她们耳边响起：“咦？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尤其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梅子来了，急忙抹了一把泪水，抬起头看看一脸阳光的梅子，想努力装出没事人的样子。可是，泪水不听她的话，还是骨碌骨碌往下滚。

梅子惊讶地望着她笑：“哎呀，你这金豆儿这么不值钱呀？”



尤其不说话，抽抽嗒嗒地哭出声来。

“怎么了这是？”梅子不笑了，把目光转向何咄咄。

何咄咄沮丧地：“我们让丽果器乐店给骗了。”

“什么？让他们骗了？是不是他们的小品曲艺培训班？”

何咄咄咬着嘴唇点点头。

梅子气愤地说：“幸亏我没有相信他们的鬼话！”

尤其真恨自己呀，恨得直跺脚：“我为什么就不听我妈的话呢？我妈要知道我借了钱去参加这样的培训班，还不得打死我呀？”

梅子把手搭在尤其的肩上，开玩笑说：“哎呀哎呀，这金豆子掉了多可惜呀？你不告诉你妈，她怎么会打你呀？”

“不告诉我妈，我上哪里找那么多钱还何咄咄呀？”

何咄咄说：“那钱我说过不要了，不要了嘛！”

“你不要？那么多钱，尤其心里能过得去吗？”梅子转身对尤其说，“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学会了以后，回家给你妈做一个精彩的汇报演出，只要把你妈给演高兴了，她就不但不打你，说不定还会高兴地亲你





啃你呢！”

尤其小嘴一咕嘟：“跟他们能学到什么呀？”

梅子笑着：“跟他们学不到什么，跟梅子学总可以吧？”

哇！跟梅子学？！尤其和何咿亩又惊又喜。这个学校里的小明星，别看刚刚十二岁，个头已经有一米五六了。她下颌尖尖的，脸色白白的，眼睛大大的，一张樱桃小口里两排碎玉一般的牙齿，真像她奶奶一样，是个人样子。同学们都说，梅子浑身上下都是艺术细胞，她比超女还要酷！她在同学们心中是超女中的超女！

尤其一把拽过梅子一只手摇晃着，又蹦又跳：“哎呀，梅子，你可救了我的小命儿了！快说，你教我演什么？”

梅子笑着：“单人小品《拧劲儿》，好不好？”

“《拧劲儿》？快快快，你快教我呀！”

梅子扑哧笑了：“在这大街上要猴儿呀？走，到我家去！”

三个人像三只小燕儿，飞进了梅子家的楼房。

一出小品的魅力

梅子家可真宽敞。上下两层的楼房，楼下一个大院儿。院子南头是一溜四间平房。不说那二百多平方的楼房，光是用大理石铺起来的宽敞大院儿，就把尤其和何吁亩给馋坏了。

梅子的爸爸妈妈都到欧洲去了。现在就梅子和奶奶盛晴在家。梅子的奶奶盛晴刚从剧团退下来。她退下来了也闲不住，剧团里重点剧目的排练，哪次也少不了请她出山。这大星期天，她又被剧团的人请走了。梅子看看奶奶还没回来，把尤其和何吁亩让到客厅里，刚要给她们倒水，就被尤其把杯子夺下了：“我来我来，你快给我们演一遍《拧劲儿》看看！”

“对呀对呀，演演看看嘛！”何吁亩巴掌拍得啪啪响。

梅子看上去挺文静，可她要表演幽默小品，能把人肚皮给笑破！她要逗起乐儿来，能逗得人一听一个仰嘎丫！她见何吁亩和尤其猴急的样子，调皮地拉着戏腔道：“如此且容小女子梳妆去也——！大、歹！”

梅子随着口里的锣鼓点儿，一个转身亮相，然后嘴里喊着“大歹歹歹……”一溜圆场步跑入了卧室，乐得尤其和何吁亩把刚喝到口里的矿泉水喷了一地。

一会儿工夫，从梅子的卧室里跑出了一个小男孩儿。二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梅子！她头上戴了一顶红白相间的太阳帽，长长的马尾巴藏到了帽子里，雪白的衬衣衬着海蓝色的小背带裤。要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是她呢！



梅子拖过一张小桌，变戏法似的拿出一部电话机和收录机放到桌子上，调皮地说：“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我扮演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学生。这是‘他’家的外间屋子。在出场之前呢，‘他’已经在里间屋里和奶奶争论了好久。妈妈的声音呢，全部在这收录机里。好，介绍完毕，小品《拧劲儿》演出开始！”

[幕启，他家的客厅里，桌子上有电话。

[他已经和奶奶争论了好久，倒退着步子，撒娇似的边说边上：“哎呀奶奶，这事儿您就别管了！她不孝敬您，我就不孝敬她！”

他（冲幕内喊）奶奶，您才不知道呢！我要不趁这机会整治整治我妈呀，以后她对奶奶还是不会孝敬的！平时她对您那么没礼貌，我们班的同学都笑话她了！有一天小山问我说：“哎，你妈怎么说你奶奶是‘老不死的’，是‘眉毛上的疔疮——额外负担’呀？”哼！我都没办法回答了！上回，奶奶您突然一下子晕倒在地上，吓得我哇一声哭了。可我妈妈两只眼狠狠瞪着我说（学妈的方言）：“哭什么呀你哭？没出息的东西！”我哭着说：“快把我奶奶送到医院去吧！”我妈说（学妈的方言）：“上医院干啥呀？她就是活上一百岁，不也得上火葬场爬那个大烟筒？早年间，人到了六十不死还得活埋呢！你奶奶都六十岁零三天啦！”奶奶，您听听我妈说的！我都没敢对您说这事儿！这次妈妈得了阑尾炎，我就觉得教训她的机会来了。我妈妈动手术的时候，我……我咬着牙，偷偷地趴在床上哭，可我就是坚持着没去医院。爸爸对我说，妈妈从昏迷中醒过来，听爸爸说我一直没去医院看她……她，她伤心地流泪了。（抹泪，哽咽着）可是，奶奶！我妈的眼泪就是流成大海，我也不能去看她！

[电话铃声响，他急忙接电话。

他 喂！（声音低下来）噢，妈妈！

[妈妈在电话里喊：“你还有妈呀？我动手术这么多天，你都不来看看我！”